

从家庭的“孝”，到社会的“爱”；从个人的艺术追求，到下乡培养与传承音乐——

玉兰花开处，歌声伴她归

赵磊



玉兰小学民乐团为中央民族乐团老艺术家做汇报演出



傅慧勤和老伴赵第军一起到玉兰小学与孩子们在一起，为他们做音乐指导。

个人，听了好久——那是玉兰小学校长乔培服。

课程结束后，乔校长追上来：“傅老师，学校刚成立合唱团，特别缺专业指导，您能不能每年来给我们辅导？”

傅慧勤没敢当场答应。从家到东留善固，坐一个半小时地铁，再乘两个多小时火车到邢台，村里人再来接。这不是一趟说走就走的行程。

2017年开始，傅慧勤退休生活里，固定嵌入“季度行程”：每三个月一次，每次四天，舟车劳顿，往返千余公里。

第一次给孩子们上课，她心里一沉。孩子们根本不会唱——音准没有，节奏没有，跟着伴奏乱喊。“这也叫唱歌？”她意识到，自己来对了，“他们太需要我了”。

她开始“蚂蚁啃骨头”。从“do、re、mi”教起，自己做卡片，正面画五线谱的“小蝌蚪”，反面写音名和唱名，像教婴儿学说话一样，一个音一个音地教。拉着孩子的手，摸着他们的肚子、后腰，让他们找到正确的发声位置。许多错误因为长期无人指出，孩子们已经“错着唱了好几年”。

那几年，傅慧勤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：每月回天津照顾年迈的母亲4天，每季度去邢台支教4天，每周还在北京一家医院做义工，为一个志愿者合唱团免费排练。66岁的她，把退休生活过成了另一种“上班”。

母亲张森荣心疼她，但从无阻拦。2020年，老人病重住院，傅慧勤陪护累倒，高烧不退回了北京。玉兰小学的校长和村书记听说了，辗转赶到天津，去病房看望老人。他们问：“慧勤去我们那儿辅导，您愿意不？”躺在床上的张森荣，虚弱却认真地回答：“那是她应该做的。”

傅慧勤后来看到这段视频，泪流满面。这句话，比任何褒奖都重。

“她的第二故乡，就是我的”

在教合唱的同时，傅慧勤心里还揣着一个更大的梦。

那是2018年，她带着中央民族乐团退休党支部的老同事们来村里回访。老艺术家们发现，学校的角落里堆着一些外界捐赠的乐器——笛子、唢呐、二胡、手风琴，落满了灰，孩子们连怎么让它们发出正确的声音都不会。

“当时我觉得不可能。”傅慧勤回忆，“学乐器太难了，你得把乐器买齐，得从音乐知识学起，得把乐器弄响，得音准，还得几十个人合在一起……”

但有一个人觉得可能——她的老伴赵第军。

这位中央民族乐团的一级作曲，看到那些闲置的乐器，动了心思。他悄悄观察，悄悄琢磨，后来对傅慧勤说：“咱们帮他们建个民乐团吧。”

赵第军是那种话不多、只管干活的人。他为乐团创作了《玉兰花开》《时刻准备着》等乐曲，无偿提供自己作品的使用权。按行业惯例，这样的特约创作需要支付不菲的稿酬，他从来没提过。他说：“她一谈起东留善固，就心潮澎湃。她的第二故乡，就是我的。”

最难的是师资。傅慧勤创造性地提出“北京专家定期指导+本地教师常态教学”的模式：她和赵第军每季度去一次，集中解决技术难题；同时协助学校在当地聘请县文工团退休演员、有音乐基础的老师，每周给孩子们上两次课。

从认识五线谱上的“小蝌蚪”，到二胡不再发出“锯木头”的声音；从分声部练习时各吹各的调，到能坐在一起完成一首完整的合奏曲……这个过程，比傅慧勤想象的要难上百倍，但也比任何演出获奖都更有成就感。

奇迹，在日复一日中诞生了。2024年8月，东留善固村文化礼堂，玉兰小学民族管弦乐团的孩子们，身穿整齐的演出服，完整流畅地合奏了《时刻准备着》《玉兰花开》。台下坐着的父母乡亲，边拍手边抹眼泪——不敢相信，这些奏出如此动听旋律的，真是自家地里的娃。

不久后，这支来自乡村小学的娃娃乐团，站上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的舞台，捧回了器乐类一等奖的奖杯。

“病好了，我们还要去”

然而，就在乐团声名鹊起时，一场风暴几乎摧毁了这个刚刚起航的梦。

2024年底，傅慧勤和赵第军像往常一样，自己开车去东留善固做第四季度辅导。辅导结束后，赵第军突然感到极度不适。起初以为是劳累，歇歇就好。在校长和村书记的劝说下，到县医院一查——心梗迹象明显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

2025年跨年之日，在村书记、校长轮流驾车护送下，他们带着氧气袋和急救药品，颠簸6个多小时，从邢台直接驶入北京阜外医院。诊断结果令人心惊：心脏血管堵塞超过90%，必须立刻进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，同时更换一个严重损坏的心脏瓣膜。

整整8个小时的手术。傅慧勤在手术室外，心情焦灼。玉兰小学的乔校长和村里的吕书记一直陪着，直到赵第军出了手术室、进了ICU，他们才风尘仆仆地赶回河北。

那一年，傅慧勤不得不中断了每季度的支教行程。但她手机微信里，置顶着“玉兰小学乐团教师群”“玉兰小学合唱团核心组”。她定期听取老师们发来的练习录音，发现问题就用语音一条条指出；看到孩子们进步的短视频，会发上一串大拇指和鲜花。

她的角色，正在从一个事必躬亲的“教学者”，转变为一个指导方向、解决核心难题的“导师”。目标是打造一支“带不走的音乐教师队伍”，让玉兰小学的音乐教育即使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，也能持续运转下去。

“教老师毕竟比教学生好教，成人理解能力强。”她说，“你把这一段弄好了，让他自己去消化，带几个学生，这就好办了。”傅慧勤拉着老伴的手说道，“病好了，我们还要去。”

如今，他们正在积极准备2026年的“回归”，要回去看看学校更宽敞的排练厅，要给乐团和合唱团排练新曲目，要听老师们汇报这一年的教学成果，要解决那些积攒下来的“疑难杂症”。

从家庭的“孝”，到社会的“爱”；从个人的艺术追求，到文化的播种与传承——傅慧勤用九年时间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归乡路。

这条路，始于特殊的年代，在新时代又开启了新征程。国家对乡村振兴的投入、对乡村教育的重视，为她搭建了舞台；她对专业近乎固执的坚持、对细节不惜力的打磨，让这个舞台上的孩子们自信满满。

玉兰花开处，歌声伴她归。



欢迎同步关注生活广播(FM91.1) 周一至五7:30 周六日7:00《百姓故事》